



對策四

簡莊集卷

海寧陳鱣謨

問諸史之文閒多互見記事之體亦有攸殊馬班異同
論者各判史家體例究竟何從范書陳志兩著列傳
者何篇南史北史刪潤列朝者安在
新唐書興舊唐
幾廢今則竝列何者爲優事增文簡果篤論與歐史
簡略薛史稍詳今重爲編次自可竝行十國世家內
亦見宋史紀載之例何分得失之故可攷焉

作史之道貴兼三長讀史之法亦有三善綜覽欲其博
論斷欲其貫攷證欲其精博可能也貫爲難貫可能也

精爲難遷書以五帝爲首固書以漢代爲始就本紀世家言之固推尊本朝則項羽自當降爲列傳旣斷自漢則世家自可不立於是秦伯以下竝加刪削陳涉蕭曹之屬竝併列傳此班之異乎馬而得者也以表言之遷之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爲主表天下大執高祖功臣表以下以時爲主表一時得失將相名臣表以下以事爲主表君臣職分而固悉變其例古今人表位置未定以志言之固改書爲志而更河渠爲溝洫旣非漢制更封禪曰郊祀又不載時事更平準曰食貨又附會均輸之術此班之異乎馬而失者也以列傳言之固譏遷進奸

雄崇執利而仍蹈其失居攝不編年紀之末孺子附載莽傳之中張湯出於酷吏元后曾以外戚此班之同乎馬而失者也然而固之表備官制志討原流實可繼往開來宋鄭樵譏其無學術過矣倪思作班馬異同不過攷其字句校其舛譌究於體要何關乎范書列傳見於陳志者若臧洪孔融荀彧董卓公孫瓚陶謙袁紹劉表劉焉袁術呂布華陀等篇雖互有詳略可以竝觀然董卓諸人俱非魏臣荀彧之卒在操未爲魏公之先操嘗以子房比之安得列於魏志乎此則失於限斷蔚宗傳於後漢是也李延壽承其父志爲北史南史而南史先

成大抵用宋齊梁陳四朝舊史稍加刪潤然九錫符命告天之說沿襲虛言是斟酌未盡也循吏儒林既遞載四朝人物而文學傳則因宋史不立此目遂始齊之邱靈鞠豈宋無文學乎孝義傳搜遺補闕而蕭矯妻羊衛敬瑜妻王先後互載男女無分何不別傳列女乎況北史謂周無文苑傳遂取庾信王褒入之則宋謝靈運顏延之等何不移冠文苑之前北史謂魏隋有列女傳齊周竝無今又得趙氏陳氏附備列女則宛陵女子等十人何不取補列女之闕乎延壽與修隋志又世居北土故用力於北史尤溪出酈道元於酷吏附陸法和於

藝術具見別裁惟其以姓爲類分卷無法二史再見且有兩岐殆顧此失彼乎劉昫等謨唐書長慶以前本紀簡而有體列傳敘述詳明以後紀多支蔓傳失空疏所謂繇略不均也歐陽修謨新唐書止本紀表志其列傳則宋祁所定大旨以事增文省求勝於舊而事采小說文多冗體劉安世之言切中其病然唐代詔令駢體長篇執難備載吳縝糾謬未免刻意掎擊實則各有所長宜乎竝立耳五代史薛居正謨新五代史記歐陽修謨自金泰和中修書立於學官而薛漸佚今從故典輯成復列正史蓋歐史惟主褒貶而事迹始末不及薛之詳

備譬之三傳薛近左而歐近公穀亦不可偏廢也新史十國世家內如南唐吳越孟蜀荆南兩劉漢亦見宋史然不核事實脫漏孔多吳任臣十國春秋多所攷證如田頽擒孫儒年月則從吳錄而不從薛史南唐烈祖家世則從歐史而不從江南野史皆確有所見它類是者尚多足備參攷也

問史之有志臚一代之典章備千秋之沿革秉筆家尤難之志之名見於經負乎古矣龍門實劫八書扶風踵爲十志爾後二十一部孰有孰無上下千百餘年所因所革篇目雖在體例須徵遷史闕書補以何籍

班書闕志足自何人有別補一篇者有本書無而取他書之志者有累代無而見於一代之志者有全書已佚而僅存一志者晉人謂晉書隋書二志最善然於彼於此各有所偏符瑞釋老義旣無取藝文經籍例有別開學於舊史益言其志焉

史之有志尚矣見於經者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左傳晉狼曠曰周志有之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子臧曰前志有之仲尼曰志有之又曰古也有志家語子夏反衛見讀史志金石錄晉大公碑曰大康二年得竹策書其周志云云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

書曰禮曰樂曰律曰歷曰天官曰封禪曰河渠曰平準
班固漢書易爲十志合禮樂律歷爲二改天官曰天文
改封禪曰郊祀改河渠曰溝洫改平準曰食貨益之以
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司馬彪續漢書爲八志其律歷天
文五行則仍班志以禮樂爲禮儀郊祀爲祭祀地理爲
郡國異者百官也輿服也陳壽三國志名雖爲志其實
無志房喬等修晉書爲十志其天文地理圖籍志乃李
淳風于志寧等爲之也沈約宋書凡損益前史諸志爲
八門曰律歷曰禮曰樂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
曰百官八志之中惟符瑞爲謬州郡於僑置勅立并省

分析亦多疏略至於禮志合郊祀祭祀朝會爲一門以
省支節樂志詳述八音眾器以存義訓體例尤善蕭子
顯齊書十一志初江淹已作十志子顯別修而天文但
記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其自表云天文
事祕戶口不知不敢私載而喜馳騁更改破析尤多宐
爲曾鞏所譏也魏收魏書先上紀傳復奏十志自天象
地形至職官釋老後闕志二卷補以魏澹張太素所作
隋書十志本名五代史志係于志寧李淳風李延壽同
修而天文律歷五行三志則淳風獨著是時梁陳齊周
隋五代史本連爲一書十志卽爲五史而作以隋居末

後人遂屬之隋書亦猶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無志故宋書諸志并前代所闕者補之也新唐書志題歐陽修名其律歷五行出於劉義安攷晁公武讀書志云呂夏卿私謨兵志王得臣塵史云宋祁別謨紀志則同局且私心不滿似不若舊唐書之有所本矣新修五代史記僅存司天職方二攷而諸志俱闕亦不及薛史之禮樂職官選舉刑法爲有裨文獻宋遼金元四史俱各有志互有短長惟藝文志不備元史天文志爲世所偁然志中旣載月五星凌犯而本紀復詳書之不免重複志末云餘見本紀亦非體諸志多案牘之文如河渠

志言耿參政阿里尚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竝無鎔范也遷史闕禮樂歷書緒少孫補之固書天文志未竟妹昭成之范書十志未成令謝儼謨志亦不就後人取司馬彪續志足之所謂本書無而取他書也彪書今不傳惟存其志所謂全書無而僅存志也宋志隋志所謂累代無而見一志也有避志偁意者蔡邕傳云奏其所著十意上書言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是也有改志爲典者華嶠爲後漢書有十典十卷未成子暢續之是也善乎江淹之言曰修史之難無出於志按班志及刑而不

及兵續志皆不及遂使南北軍志莫攷其詳此唐宋以下所必當增也

問正史之外有雜史通史霸史僞史諸類所以資洽聞參直筆也國語國策置之目錄何門苟悅袁閎較之班范孰勝謝承後漢書是否尚在崔鴻十六國無乃非真以下紀載就今通行者唐有唐鑑國史補五代有南唐書九國志五國故事十國紀年宋有東都事略隆平集九朝編年備要三朝北盟會編誤自何人體例奚若史記兩漢書三國志諸注其所徵引故籍猶可掇拾成書與鄭略馬攷而外乙部祕典尚多讀

未見書請問其目

漢藝文志無史名太史公書附於春秋厥後斷代爲史著作漸多阮孝緒有正史削繁隋書經籍志史部首列正史又有古史雜史霸史等曰然梁武帝元帝實錄列諸雜史義實未安自梁武著通史遂開通史一門陳振孫書錄又立僞史之目史學於是乎備矣漢志國語載於春秋後亦稱春秋外傳論衡云國語左氏之外傳也戰國策與史記爲類則亦附於春秋隋志列諸雜史晁公武讀書志改入子部縱橫家通攷因之殊爲未允荀悅漢紀據本傳言獻帝以班書文繁難省令悅依左傳

體爲之詞約事詳論辨多美張璠稱其致有典要史通亦以謂歷代寶之有逾本傳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或病其索然無意味未免抑揚過當袁彥伯後漢紀自序云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聊爲此紀其體例雖仿悅書而洩擇去取自出鑒裁史通以配蔚宗非溢美也謝承後漢書百三十卷唐志有之宋志及通攷俱不著錄知已久亾或謂明永樂閒揚州曾有刻本或以爲必不然今相傳江南藏書家尚有者恐是謝陞之季漢書耳崔鴻十六國春秋自崇文總目已不著錄今本乃明屠喬孫項琳之所僞作故無贊無序與魏書不合無表又與史

通不合蓋摭拾諸書所引而成者也以下紀載就今通行者唐有唐鑑乃范祖禹與修通鑑分主唐史故上此書李肇國史補載開元長慶閒雜事殆說部之善者也宋初譔錄南唐事凡六家其後譔南唐書者三家胡恢馬令陸游也恢書流傳甚少惟馬令與陸游書具在而游書尤簡核有法五國故事不知作者其書紀吳南唐蜀閩南漢諸國事也九國志路振譔謂吳唐二蜀東南二漢閩楚吳越也十國紀年劉恕譔十國者卽前九國之外益以荆南所謂北楚也東都事略王偁譔述北宋九朝之事可以攷正宋史之失隆平集舊題曾鞏譔晁

公武疑爲依託攷鞏行狀神道碑無此著述則其依託無疑所記太祖至英宗五朝事實足備參攷九朝編年備要陳均誤用通鑑體記北宋九朝事迹亦甚簡明三朝北盟會編徐夢莘誤記宋金戰和之始末采集諸書不加論斷亦無所去取蓋蒐錄以待攷證之本也史記注有裴駙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爲漢書注者最多今惟顏師古注獨存所引有服虔應劭晉灼孟康蕭該張揖郭璞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如淳蘇林張晏臣瓚等說後漢書有李賢注三國志有裴松之注世說有劉孝標注其所徵引猶可摭拾成書如

兩漢書外尚有劉珍東觀漢紀及謝承薛瑩司馬彪宋臨川王義慶華嶠鄭忱張瑩袁山松姚察之後漢書晉書之外尚有王隱臧榮緒沈約干寶鄧燦徐廣之晉紀孫盛之晉陽秋習鑿齒之晉春秋虞預謝沈朱鳳謝靈運蕭子雲之晉書南北史之外尚有謝昺顧野王之梁書魏澹張太素之魏書皆宜攷逸此外不可勝紀也

問諸子成書六籍別派但當判其醇駁不必訾其支離穎上尊弟子之職夷維冠儒家者流尚矣鬻熊授文苦縣傳喜南華大抵寓言禦寇亦名至德蘭陵說禮樂之文墨氏推兼愛之意韓公子之辨百出內儲秦

丞相之書千金縣市至若商君慎申專主刑法公孫
尹鄧亦號名家淮南大傳之篇劉向揚雄所敘武學
四經之科後漢三賢之作未爲背道寧可厚非又如
亢倉無能於陵鬼谷受書畱關尹之籍傾蓋垂程子
之文志略後出眞僞莫分何以區班藝登荀勗焉

自六經以外皆諸子之言漢書藝文志道家筦子八十
六篇名夷吾今亾十篇其弟子職一篇漢志列於孝經
類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則漢時固以弟子職爲
經特表而出之也儒家晏子八篇名嬰諡平仲按漢志
儒五十三家晏子居首其書爲劉向校定非僞書也鬻

熊爲周文王師則書成於商時爲諸子中最古漢志道
家鬻子二十二篇今傳十四篇卽崇文總目所著錄也
老子者姓李名耳劉向言其生於殷時在周爲柱下史
觀周之衰乃西出關爲關令尹喜說道德二篇漢志亦
列於道家者流也莊子名周宋人依老氏之旨著書十
餘萬言大抵皆寓言晉崔謨向秀注內外二十七篇司
馬彪注內外雜五十二篇與漢志合今所傳郭象注三
十三篇蓋已亾十九篇矣列子八篇名圉寇先莊子莊
子偁之劉向校奏以爲鄭穆公時人荀卿名况趙人仕
楚爲蘭陵令漢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師古曰本曰

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按漢人不諱嫌名荀之爲孫如
孟子之爲龜子孟卯之爲芒卯司徒之爲申徒語音之
轉其學原出孔門崇尚禮樂在諸子中最爲近正墨子
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漢志謂其貴儉兼
愛上賢右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及蔽者爲之見儉之
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韓子五十五
篇史記列傳云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爲人口吃而善
著書數以書見韓王不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
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
則著書在末入秦前史記自敘又云韓非囚秦說難孤

憤乃史家之駁文漢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
呂不韋智略士作按事迹見本傳所謂布咸陽市門懸
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也漢志法家商君
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慎子四十二篇
名到先申韓申韓偁之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
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名家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
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鄧析二篇鄭人與子
產竝時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二篇師古曰內
篇論道外篇雜說按淮南王安事迹具本傳今存二十
一篇蓋內篇也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劉向所敘六十七

篇新敘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揚雄所敘三十八篇
大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至於孫武兵法曾爲闔
閭所觀吳起著書嘗受曾子之學司馬法出自穰苴班
固以其書入之禮類尉繚子生當六國劉向言其學本
乎商君武學列爲四經兵家資爲總要固可佐師尚父
六韜勝黃石公三略矣又如王符之潛夫論王充之論
衡仲長統之昌言自成一家之言不愧三賢之目他若
亢倉子卽庚桑子無能子疑亾是公於陵詎出於陳仲
鬼谷或託於蘇秦關門令尹豈真老氏之徒傾蓋子華
誰信孔子之友儒道法名兵農墨雜當區別乎九流劉

略班藝荀簿阮錄堪廣徵夫四部

問文選一書裒集美富分類詳明孰精選理之契不根
藝術之譏如輕如軒孰得孰失瓜疇芋區體例奚若
提綱挈領部分凡幾替人謂采集之博自楚迄梁顧
楚未可以該西河梁何以遺水部九歌選六九章選
一宛雒爲東都之作江漢入河梁之篇曹魏九錫之
篇穆之追封之表揆之於理無乃未醇善注之成兩
世呂氏之輯五臣核厥短長詳其名姓因而廣續者
何人僅存目錄者誰氏唐宋元明各有沿襲班揚張
左孰可嗣音試爲論評用廣聞見

原夫文選一書舉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書成錦帶垂品第於湘東居號蕭齋播風流於江左文之時義大矣選之名學宜哉是以選理熟精杜陵用之課子不根藝術李相家無其書但宜細爲別白毋庸妄下雌黃至於部次州居展書眉而可得發凡起例覩弁首已堪尋都爲三十卷時閱一千年賦分甲卷乙卷詩題四言五言舒布爲詩總成爲頌次則箴戒與論並陳銘誄及讚同列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類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荅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詞引敘碑碣誌狀原流閒出著作咸收姬公孔父之書豈

容翦截管孟老莊之作何論文宗至於槩見墳籍芻出子史若斯之流亦所不取觀其別裁僞體寄興非私不錄元亮之賦閒情或恐微瑕白璧未登羲之之敘修禊疑因天朗氣清顧英髦咸資標準而淺夫妄肆譏評晁公武讀書之志未免苛求陳仁子補遺一編尤多謬論自敘言遠自周室何云以楚諺西河敘又言迄於聖代何必謂梁遺水部九歌選六九章選一聊存楚客幽懷東都之作河梁之篇詎必刻舟求劍曹魏九錫之文奸雄齒冷穆之追封之表義士寒心美刺竝陳熏蕪自別而仁子槩欲斥之宜通人所不許矣蓋選學自成爲一

家文章未衰於八代江南進士問天雞是鳥是蟲宋代
文場疑黃鸞爲菊爲菜非所望於蕭傅廣平語本西征
小字命曰選哥子京手鈔三過文苑選秀才牛炳焉漢
魏同風秀才變學究多陋矣熙豐以後若夫唐李善之
本於曹憲補於李邕原屬再世相承之緒呂延濟之與
劉良張詵呂向周翰遂爲五臣合注之編其詆李善之
短則曰陷於末學巋然舊文祇謂攪心胡爲析理其述
五臣之長則曰目無全文心無留意作者爲志森然可
觀每爲推重五臣正自有心回護不知竊據善注固難
曲意彌縫西谿叢語摘其注揚雄解嘲之非野客叢書

駁其敘王暕世系之誤他如西都之龍興虎視東都之
乾符坤珍觸處都乖指不勝屈豈若善注之實事求是
疏通證明掇四庫之精華供千秋之沾溉乎惜乎蕭該
許淹之音僅存目錄句圖詩評之作無關本書章句定
論越裁不出明人之積習纂注約注淪注祇供邨塾之
流傳又有明劉節之廣文選真偽溷淆湯紹祖之續文
選體裁踳駁反離騷反反離騷本爲多事廣文選廣廣
文選更覺不倫舉凡俗學之支離均屬選樓之下乘也

對策五

簡莊集卷

海寧陳鱣謨

問意匠司契詞條抽妍學徵其實文運乎虛之者矣而
焉哉乎也雖三尺之童皆可指焉而盡識而六經之
作不能離此以成文溯厥字原廣其音訓爾雅之間
是其權輿說文爲詞乃其解詁爲是爲於爲往爲變
或連姓以著名或本父以屬子者這古俗之判已矣
離合之殊而之卽如讀經裸見哉之注始取義有由
焉也貫首尾而非音虐呼別形聲而同義至若之爲
芝艸而爲頰毛者爲小渚焉爲鳳鳥迨指事象形之

始在雨粟鬼哭之時又如者歸白部哉與才同謂焉
是夷訓哉曰載皆許文孫反之先聲亦毛傳鄭箋之
古義夫釋詁一書初哉居首周郎千字乎也終篇會
意諸聲不外六書之旨課虛責有請道小學之章

粵自方策旣陳訓詁斯尚文章結構虛實相生實字其
形體而虛字其性情也是以語小則試白公于三歲盡
識之無語大則說堯典數萬言未明粵若邇文原於易
象大都也字收聲陳列國之風詩半屬兮等斷句蓋以
文代言取神必肖上抗下墜前輕後軒實事求是有所
憑依虛字稍乖不能條達矣爾雅孔魄哉延虛無之言

閒也廣雅曰吹惟飗母雖兮者其各而烏豈也乎此只
詞也說文尔詞之必然也曾詞之舒也余詞之舒也哉
言之閒也啻語時不啻也各異詞也只語已詞也皆俱
詞也者別事詞也疇詞也曰詞也芻出氣詞也乃曳詞
之難也粵亟詞也寧願詞也兮語有所稽也乎語之餘
也于於也粵于也平語平舒也矣語已詞也吹詮詞也
凡最括也按說文所謂詞者方是虛字若爾雅廣雅所
釋則雜出假借矣夫之本訓出其本訓簸豈爲陳樂惟
爲凡思雖爲蟲名烏焉爲烏名然爲燒物而爲頰毛且
之爲薦與之爲黨是皆以實爲虛若夫余之爲我哉之

爲始習之爲笏寧之爲盪是又以虛爲實又若讀而爲如又轉而爲柰以乃爲柰柰又轉而爲那變動不居難以槩論舉其大略凡數十端曰發詞如夫蓋繫惟是也曰頓詞如也者矣乎是也曰疑詞如乎哉邪與是也曰急詞如則卽是也曰緩詞如斯乃是也曰設詞如雖縱假藉是也曰斷詞如信必也矣是也曰僅詞如稍可略只是也曰幾詞如將殆儻或是也曰專詞如第惟獨特是也曰別詞如其于若乃是也曰繼詞如爰乃于是是也曰承詞如是故然則是也曰轉詞如然而抑又是也曰單詞如唉咄然否是也曰總詞如都凡無慮是也曰

歎詞如嗚呼噫嘻是也曰餘詞如今只罷了是也曰極詞如殊絕盡悉是也曰或詞如假令容有是也曰原詞如向初前始是也曰複詞如其斯以爲是也曰信詞如固然洵誠是也曰擬詞如譬彼猶若是也曰到詞如及可數乎是也曰互詞如或之爲言是也曰省詞如不曰不顯是也曰增詞如焉耳乎哉是也曰進詞如况乃矧可是也曰竟詞如畢斯而已是也他如矣之爲已辱之爲呼歟之爲與尔之爲耳雖異形而同意又如適之爲這磨之爲麼祇之爲祗邪之爲耶皆流俗之剝文夫爾雅三篇以初哉首基爲始童蒙千字以焉哉乎也而終

詩云子曰理本無窮者也之乎俗堪共諭子雲釋別國
方言當不獨問以奇字相如著凡將小學或亦如賦託
子虛行將作釋詞附諸雅訓茲蓋因對策發其大凡
問舉士試策昉自漢廷發策決科記於揚子皆對揚之
實用而致治之大端也江都舉賢良文學對策凡三
公孫嘗應詔大常擢爲第一東京以後李子堅之策
災異周宣光之對災傷儻論鴻文具見本傳唐始以
時務經史分條寢華靡矣然而司戶陳言登科顏汗
三復其語千載可師沿而至宋蘇子瞻擬進士御試
一道以及策略策別之作子由君術臣事民政諸篇

悉關朝宰計故曰蘇氏之文善于策畱心經世空
服膺也於所標舉益縱言之

釋名云策書教令于上所以驅策諸下也按說文策訓
馬箠古人借策爲冊故釋名以驅策言之夫平居憂天
下之事對揚言當世之務策者士之拜獻先資也唐虞
敷奏以言尚矣三代以來人之所以謀及乃心咨爾有
眾者惟設科之策耳揚子法言云將以發策決科然策
非所以求此名也問以時政之得失咨以生民之利害
欲其有裨國脈也目之以敢言俾之以極諫欲其無有
隱情也士而無志于世則已苟有志焉正可陳要害之

言發激昂之氣烏庸計較得失不敢盡言以虛當世望
哉漢之對策始於鼂錯文帝十五年詔有司舉賢良文
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
第自後董仲舒公孫宏皆以策舉也漢武卽位舉賢良
文學之士而仲舒以賢良對策上善之元光五年復徵
公孫宏至大常上策天子擢爲第一然論者求其有關
天下之大計無愧切時之讜言則仲舒上策也方武帝
卽位之初其時務莫切於正始今觀三篇之策勉強行
道之論正心正民之言其有益於上也不少彼公孫則
誣水旱以獻諛較之天心仁愛之意孰多乎哉陽嘉二

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李固對策順帝覽其
對多所納用陽嘉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詔書
以周舉才學優渥特下策問舉對因召見此皆守正不
阿清公亮直者也它如蔡茂之對策高等趙典之對策
爲諸儒表亦稱命世之才然攷漢時對策已有諍訟是
非者後漢徐防傳防上疏曰伏見大學每有策試輒興
諍訟議論紛錯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
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按五十難卽後
世五策之所由起也晉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
堂策問而卻詵對策爲天下第一後叟延羣士廷以問

之阮种策擢第一宋書文帝紀策試諸生凡五十九人
荅問多可采覽齊書謝超宗傳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
攷格五問竝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與第超
宗以爲表事之淵析理之會豈必委贖方切治道非患
對不盡問患以恆文弗奇梁書孔休原傳云州舉秀才
大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
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準也南史袁憲傳云策試憲隨
問抗荅剖析如流北史杜銓傳云舉秀才試策高第時
海內惟一人又儒林傳云齊制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
士助教通經者惟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

出身又溫子昇傳云熙平初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
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舉等二十四人爲高
第唐書選舉志云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按唐時以策
著者始於裴垍然終唐之時當推劉蕡第一蕡傳云大
和元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是時第策官見蕡對
嗟伏以爲過古鼂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被選者二
十三人皆穴齷常務類得優調參軍李邵曰蕡逐我畱
吾顏其厚邪今觀蕡策力攻藩鎮之強痛斥闈寺之禍
勁氣直節凜凜逼人迴出牛僧儒元稹白居易之上夫
憲宗元和之際正強藩逆闈橫行時也僧儒之言法令

詔令與蕢之攻藩臣爲何如種之論通經設科與蕢之
排闥寺爲何如居易之條貞觀開元禮樂與蕢之譚謹
始又何如烏呼舍腹心之疾而論皮膚之患君子謂之
不知務而蕢策固下第試官嗟服同輩厚顏公道尚在
人心也宋之試策有二曰制科曰進士蓋循唐制所謂
策試特施之制科熙寧三年以策取士蓋因呂公著之
請所謂制科者已罷策試耳然名公碩望輩出兩科皆
得其人尤以蘇氏軾轍弟兄爲最軾之御試制科策反
復詳明議論切中時弊災異數言使人毛骨聳動又擬
進士策一道凡數千言及策略策斷之作指陳時執愷

切言之軾嘗言鼂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以所作
視之雖古人復生亦當折服也轍之君術臣事民政諸
篇崇論閎議如臣事云治天下在養重臣養重臣在寬
其法當時蓋曰擊韓富數公之效不覺忼慨言之又云
任將之道在擇之得其人而捐兵以與之是誠有宋之
金鑑故曰蘇氏之文長于策也

問科舉沿革名實綦殊秀才舉人明經進士名於何昉
寧與今同一門數秀才爲榮者何人鄉貢不第再舉
者何制殿試始不黜者何代唐後四門之舉宋制三
舍之等明立積分之法其例若何或一榜盡賜及第

或通場不錄一人膽錄搜檢之密分路取中之寬各
占本經別攷回避事有由勅語不相沿至于宗室在
位辟舉何時漢之高才爲某唐之舉首爲誰若有宋
之世玉牒尤繇賜及第者何人試經義者何取攷尋
其制曷臚以對

取士科目昉于成周而盛于兩漢周禮天官小宰書其
能者與其良者以告於上鄭司農云若今舉孝廉賢良
方正茂才異等地官鄉大夫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
而興賢者能者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
者謂若今舉茂才至進士之名見於禮記王制而秀才

之目改於炎武中興漢書元封五年詔曰其令州郡察
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炎武諱偁茂才
是也大唐新語云隋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唐制有六
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當時以詩賦取者謂
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至秀才甚難得唐書職
官志云秀才有唐以來無其人又杜正倫傳云一家三
秀才甚爲當時偁美又張昌齡傳云本州欲以秀才舉
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
秀才之目舉進士者所不敢居非若以生員爲秀才也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云與袁修在尚

書簡試舉人非若以舉人爲一定之名也孝廉者辟舉
之目非若以舉人爲孝廉也明經一科唐時與進士並
取宋初罷而始復非若以貢生爲明經也進士乃諸科
之一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非必已
登科爲進士也宋史仁宗紀嘉祐二年賜進士諸科及
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免黜落始此唐志取
士之科有俊士開元七年敕通一經有文辭史學者入
四門學爲俊士宋史元豐二年詔定大學條制爲大學
三舍選察升補之法置外舍生內舍生上舍生至明又
立積分之法詒謀錄云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自張元以

積忿降元昊爲中國患于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嘉
祐二年詔進士與殿試皆不黜落冊府元龜唐天寶十
載上試懷才抱器舉人敕曰闕於聚學莫可登科竝放
更習學是通場皆下第也玉海云宋淳化崇政殿試又
爲糊名之制景德四年陳彭年詳定程式又建糊名法
祥符四年始置謄錄院令彌封官封卷付吏錄本命京
官校對是時晁迥等詳定禮部貢院條制試日禁張燭
預納書明史洪熙元年禮部奏定取士之額南士取十
之六北士取十之四後又令南北各退一卷爲中卷石
林燕語云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

其請託也慶歷以來有官人仍別立額于是進取者始自如矣漢書昭帝紀始元二年以宗室毋在位者舉茂才劉辟疆劉長樂皆爲允祿大夫玉海漢宗正有郡國歲計上籍之文劉向以高材進對唐宗正歲送進士二十人與國子監京兆府相比李程李肱皆爲舉首唐中宗詔宗室業成堪貢者宗正專試送監舉如常法又李麟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宋皇祐元年叔韶進所爲文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仁宗曰前此未有五年詔宗室通一經者試之元豐二年詔以經義論試宗室叔盎賜出身四年汛之等祕閣試文論六年令縣等祕書

省試經義舊解省皆七人取一淳熙中詔省試十人取一宣和六年宗室始十人五等此宗室科名大凡也問分職授政理世所資邃古以來各紀其瑞雲龍水火之官服虔詳攷名職五雉九扈之屬賈逵統舉攸司上世官名猶有表見大昊九扈軒轅四史大醫以主方藥四監以合秩芻蕘有田師木工射官弓正謁者大理大尉封人掌庾宗官非出正經或出後世舜典旣命百官書傳別指八伯何與夏之車正道人水官農率商之司直牧守御門守藏皆有職司何所攷證周六官以降唐六典以前百官五曹之類品令要錄

等編具有成書試詳目錄

上古之世艸昧初開設官無幾命名從質左傳邾子對問官正義引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事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共工以水名官春官爲東水夏官爲南水秋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爲中水大皞以龍名官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傳又云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

農正正義引賈逵云西方爲鶉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鷦雉搏埴之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鷦雉攻皮之工也伊雉而南曰翬雉設五色之工也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元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者也行扈喑喑晝爲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扈鷦鷦驅民收麥令不晏起者也按服說與應劭注漢書同賈說與樊光注爾雅同要皆有所本正義以爲不經過矣至上世官名崔寔政論云大昊之世設九

庖之官拾遺記云黃帝置四史以主圖籍張揖漢書注云岐伯者黃帝大醫屬使主方藥通典云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淮南子云堯命稷爲大田師列仙傳云赤松子堯時爲木工月令正義云羿爲堯時射官唐書宰相表云青陽氏第五子揮爲弓正始制弓矢後漢志注引荀綽百官表云謁者乃堯之尊官管子云臬陶爲李說苑云臬陶爲大理月令正義引中候云舜爲大尉通志云庾氏堯時掌庾大夫鄭注周禮云宗伯堯典秩宗宗官又主鬼神書大傳云自羲和後分置八伯左傳引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于路注行人之官國語云冥勤其

官而水歿注冥爲夏水官夏小正云農率均田月令正義農率田峻也淮南子云成湯有司直之官後漢書云季歷克無余之戎大丁命爲牧司莊子云湯得其司御門尹史記云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自周以降漢書敘傳云漢有百官簿又藝文志云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隋志云漢官解詁三篇王隆謨胡廣注漢官儀十卷應劭謨漢官典職儀式二卷蔡質謨又百官表注引漢官名秩簿後漢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名秩又引晉公卿禮秩中興書目云東漢百官表一卷不知作者隋志云百官表注十六卷晉荀綽注梁有荀攸魏官

儀一卷徐宣瑜晉官品一卷晉百官儀服錄五卷大興
定官品事五卷百官品九卷亾又云齊職儀五十卷王
珪之謨宋職官記九卷職官要錄三十卷梁陶彥藻謨
魏晉百官名五卷晉百官名五卷又三十卷晉志引魏
品令後魏禮志引晉官品令後魏書又云大和十五年
定官品作職員令二十一卷行之唐志又有魏官品令
一卷凡此皆在唐六典以前也

問律累也令領也制字之始微義可思後有作者網加
密矣畫衣異服之示畫地刻木之風庶求之三代以
上乎舜典明刑皋陶造律其遺文猶有所存否夏有

正刑商有獻令左氏所謂禹刑湯刑古人以爲孰得
孰失周官有三刺三宥三赦五禁六約八議八成成
誦在冑試羅厥目管仲之七法箕子之八條鄧析之
竹刑屈原之憲令至李悝法經而名類以分體例何
若凡此皆炎漢以上蕭何之前善讀書者兼讀律焉
有所發明務爲詳著

釋名云律累也累人心使不得放肆也令領也理領之
使不得相犯也管子云黃帝治天下置法而不變堯之
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淮南精神訓云神農無制令而
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法黃帝治天下法令明而不

閻魯語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之命官先教養而後及于刑于是命皋陶作士按此皆三代以上律令之原也若攷三代遺文甘誓云威侮五刑左傳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法言云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周書王會篇伊尹朝獻商書湯問伊尹曰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又書康誥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正義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按此言是矣然周之法令實始于

對策六

簡莊集卷

海寧陳鱣謨

問天子巡守之禮舜典王制具詳崔靈恩謂唐虞二十一年一周周四十八年一周王通謂舜一歲而巡五獄國不費而民不勞其說各殊孰爲定論出必以四仲月亦有義與歸格於藝祖所謂歸者歲四獄而歸抑時一歲而歸格於藝祖何不及禰行造乎禰何不及祖周禮六官巡守有事士訓誦訓職方土方大師大馭掌舍巾車校人司市司儀大行人各帥厥職試按其文祝宗之璋瓚三等覲禮之方明三成凡說禮者

一詳言之

舜典云五載一巡守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鄭注天子以四海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正義虞夏之制者堯典云五載一巡守此正謂虞也以虞夏同科連言及耳若夏與殷依鄭志當六年一巡守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知周制十二年也按白虎通義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收也爲天子巡行守土收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其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謙謹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者何爲太煩過五年爲其太疏因天道三

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以此言之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周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今按通典引崔靈恩禮注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又云唐虞二十年一周周四十八年一周皆與鄭注相發明若王通云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無論當時無五嶽之名且一歲徧巡九爲非制此作僞者心勞日拙也出必以四仲月者白虎通義云巡守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逾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易終歸格于祖禰正義引鄭注尚書云每

歸格于祖既言每歸似是獄別一歸若獄別一歸而更去便是路遠無由可至尚書既云巡守四獄既云五載一巡守鄭云每歸者謂每五年巡守而歸也祖禰尚書作藝祖釋文引馬王云藝禰也白虎通義引書作祖禰說文示部無禰字有者字林所加疑古本作藝或作昵爾雅云昵近也高宗彤日云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是書言考廟及祖廟之明證孔傳訓藝爲文失之矣至王制下文造乎禰不及祖者白虎通義云造于禰獨見何辭從卑不敢畱尊者至禰不嫌不至祖也周禮六官巡守時所有事者地官土訓誦

訓竝云王巡守則夾王車春官大史執同律以聽軍聲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同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夏官大馭掌玉路以祀及犯軼校人掌王馬之政凡將有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車職方氏掌天下之圖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土方氏掌土圭之法王巡守則樹王舍秋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儀以親諸侯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房一門王制又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注珪瓚鬯爵也正義賜圭瓚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

賜則用璋瓚故小宗伯注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既不
得瓚則用熏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熏是也觀
諸侯正義觀禮云爲宮卽言加方明經文相連鄭注云
王巡守于方嶽亦爲此宮則亦有方明但文不具耳故
巡守祭天燔柴祭地瘞埋皆是祭方明也

問田獵之制以講武肄禮古重舉之易僂王用三驅禮
言一歲三田顧王制國語公羊皆曰三田而左傳穀
梁爾雅則云四田數曷爲異名曷爲殊周禮四時田
各有主用鄭注大司馬何不釋蒐夏小正十一月王
狩月令季秋以田臘或疏其失孰得其宜不合圍不

掩羣以廣仁也周書紀武王所獲甚于風毛雨血何
邪春秋書狩者幾書蒐者幾成有岐陽之蒐石鼓或
出其時乃有謂文王時物有謂宣王時物有謂秦始
皇物有謂宇文周物言古文者其臚斷之

古天子諸侯田獵所以除田害供祭祀簡士眾也易曰
王用三驅失前禽馬氏依王制爲說王制云天子諸侯
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鄭
注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日蒐夏日苗秋日
獮冬曰狩按王制與國語公羊傳皆合與周禮左傳穀
梁傳爾雅不同何休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

夏田于義爲短鄭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
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
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具陰書于緯藏之
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
之亾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
難穀梁也又釋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上一日乾
豆之等是淡塞何休之言當以經爲正也又鄭注周禮
大司馬云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取去不秀
實者秋田爲獮獮殺也中殺者多也冬田爲守言守取
之無所擇也按鄭不釋蒐者蒐擇也亦謂擇取不孕者

以義可知故不解也夏小正云十有一月王狩傳曰狩
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月令云季秋之月天子乃教
以田臘以習五戎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鄭注
凡田之禮惟狩最備按說者謂與小正不合夫秋冬皆
有田臘月令所言自與小正不相侔也王制云天子不
合圍諸侯不掩羣賈誼書亦云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
防而逸周書世俘解言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
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鼈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
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麇
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甚于漢賦所

謂風毛雨血者據孔晁注武王克殷遂總其圃所獲禽獸然則與孟子言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可以相證也春秋書狩桓四年郎莊四年郟僖二十八年河陽哀十四年西獲麟凡四書蒐者昭八年紅十一年比蒲二十二年昌閒定十三年比蒲十四年比蒲凡五左傳昭十四年楚椒舉曰成有岐陽之蒐注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正義書序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諸庶邦作多方于時諸侯大集故謂岐陽之蒐在此時又晉語叔向曰晉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是成王之蒐于岐陽甚著故石鼓之作皆指此時或以爲文王則因始遷于岐或以

爲宣王則因車攻吉日之詩或以爲秦始則以其多刻石然其都皆在岐東與西歸不合惟史記秦文公三年東臘汧渭之閒水經注引其文于汧水下而盛言汧水之多魚與鼓文漁于汧水適合文公四年爲周平王八年當時用籀書鼓正作籀文而文公四年始遷都汧渭之閒其時尚居秦州西垂宮故曰西歸且詞亦與車鄰駟驥小戎相近曰天子永寧燕樂天子來嗣王始等語皆祝平王之詞蓋此文出于秦文公也金在平馬定國斲以爲宇文周物固無實據或又指爲周武帝時皆非也

問虞書同律度量衡漢志黃鐘根本萬事起數之法何
若古以百二十斤爲石今以十斗爲石是權通乎量
也古析寸爲分今積釐亦爲分是度通乎權也古五
度有引而今無權有鈞而今無量之龠變而勺權之
銖變而錢何以計大斗小斗大兩小兩何以分漢用
黃金何以論斤交廣用銀何以獨盛唐之錢何以最
多開元錢之幕何時而始有字僞黃金之有律也銀
之有鐵胎也錢之有鉛錫也其數之有足陌短陌也
史所記者攷其詳焉

虞書曰同律度量衡論語曰謹權量審法度月令曰同
度量平權衡所以齊民情利日用也漢志一曰備數二
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起于黃鐘之數
度者分寸丈尺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
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千二百
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
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
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
其槩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
嘉矣權衡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權者銖兩斤
鈞石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

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材爲十八易有八變之象也按古以百二十斤爲石制祿之數皆用量漢承秦制始以石爲名如百石千石之類穀長十斗飲酒一斗一石移權于量今以十斗爲石所由起也古析寸爲分說文寸十分也孫子算經十分爲寸自淮南子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是移度于權矣古五度有引之名爾雅曰引長也權有鈞之名孟子曰舉百鈞自史記封禪書言神明臺度五十丈晉書成帝紀言力人能舉千百五斤不曰引曰鈞矣量之

龠變而勺古龠勺字通用玉篇酌一作禰是也權有銖之名漢軹家釜銘重十九斤九銖又甌銘重四斤廿銖唐書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綮積十錢重一兩所謂二銖四綮卽此一錢之重後人遂十分其兩曰錢矣漢書貨殖傳言泰十大斗是已有大斗之名但用以量麤貨至隋而度量權制一變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隋志大業三年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雖有此制竟不能復古至唐猶有大斗小斗大兩小兩之名也漢食貨志云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

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當時黃金一兩才直錢六百不過今時銀價之半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蓋輕金故也唐之開元先有錢文後有年號馬永卿曰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雜并幽桂等處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通典云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按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也自古鑄錢惟一面有字明天啟大錢幕有一兩字崇禎錢有戶工等字僞鑄有律漢孝景中定鑄錢僞黃金棄市

律造僞黃金與私鑄錢者棄市唐大和三年依奏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貫以上所在集眾澆殺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蓋自晉已然隋書食貨志云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錢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而人不從至末年以三十五爲百矣唐末以八十爲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金史食貨志云民間八十爲陌爲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陶岳泉貨錄云閩王審知鑄大鐵錢亦以開元通寶爲文五百文爲貫俗謂之銍劬董穀碧里雜

存云國初至宏治皆行好錢正德時京師交易者傳錢
爲板兒皆低惡之錢以二折一但取如數而不視善否
旣而南方亦行板兒好錢遂閣不行按今京師猶有以
二折一之例呼爲小錢其大錢呼爲老官板兒卽錢劬
之遺制也

問古者務農重穀爲之立官以授時勸相蓋甚慎也少
皐九扈分職可稽舜曰后稷播時百穀官何以敢名
后穀何以獨舉稷稷本周棄亦傳農師夏有農率見
于何書周有田峻名于何取漢有宐禾都尉稻田使
者藉田令好農使至力田與孝弟同置常員而諸州

皆有田正其制若何齋夫微矣名臣或出其中具載
本傳曷舉其人魏典農有校尉中郎將疇居其官唐
職官有屯田使勸農使制置何地講求掌故者對其
沿革焉

古之王者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而務本重農所以足國
裕民也左傳邾子曰少皞之立鳳鳥適至故紀于鳥又
云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正義引賈逵之注九
扈甚詳虞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正義
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國語云稷爲
夫官單名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

后稷爲言非官俛后也應劭漢百官表注則云后主也爲此稷官之主也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史記周本紀云棄爲兒時好種樹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堯帝堯聞之遂舉棄爲農師夏小正云農率均田月令正義農率田峻也詩云田峻至喜箋田峻司齊今之齊夫也漢書百官表云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武帝更名大司農屬官有籍田令丞又有稻田史見溝洫志又宜禾都尉稻農左長見漢印漢書文帝紀十二年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

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率意道民勇績漢百官志云凡州所監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凡縣諸曹掾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又其鄉小者縣置鄉嗇夫一人注風俗通曰嗇省也夫賦也蓋漢時嗇夫之卑猶得自舉其職故延爰爲外黃鄉嗇夫仁化大行朱邑自舒桐鄉嗇夫官至大司農鄭康成少爲鄉嗇夫俱見本傳通典云典農中郎將典農都尉典農校尉竝曹公置晉大始二年罷農官爲郡縣後復有之隋煬罷典農官通攷云淳化二年置諸路提典刑獄公事以

朝臣充始命屯田李拱爲之天禧初加勸農使改提點
刑獄勸豐使至元時乃以按察司兼領勸農事耳

問衣冠旣備蠶織遂興大輅椎輪增華踵事攷六經之
文貢者縞紵時者絺綌美者錦繡儉者布帛絹見禮
記練見周官其餘縑纁紺緹縹素皆以色言不舉其
質也秦漢以下始有縑紵綺縠西京有華綾鄭注有
白絹名與今同典堪共數然而急就注以紵爲未成
布方言以綾爲布之精義復不同則又何說綢訓綢
繆細訓紵繹羅訓網羅緞訓履帖今所行之字殆假
借通用與見于爾雅著于釋名臚于急就注于說文

素所攷校者悉爲指陳之

上古艸衣卉服被鳥獸羽皮後世聖人治麻絲以爲布
帛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爲章采以成服焉禹貢
云厥篚織縞又云厥貢漆枲絺紵說文縞鮮色也紵糝
名細者爲絳麤者爲紵詩云爲絺爲綌鄭箋精曰絺麤
曰綌說文絺細葛也綌麤葛也秦策云錦繡千純急就
篇錦繡縵絺離雲爵注錦織采爲文也繡刺采爲文也
釋名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字從金帛繡修
也文修修然也說文錦襄色織文也繡五采備也孟子
云布帛長短同則價相若釋名布布也布列眾縷爲經

以緯橫成之也又太古衣皮女工之始始于是施布其
法使民盡用之也說文布帛織也帛繒也玉藻云綃衣
以楊之鄭注綃綺屬也說文綃生絲也周禮染人云凡
染春暴練鄭注練其素而暴之釋名練爛也煮使委爛
也說文練凍繒也至于縑縑紺縑素皆言其色爾雅
一染謂之縑再染謂之縑三染謂之縑郭注縑今之紅
也縑絳也說文縑帛赤黃色縑淺絳也論語云君子不
以紺緇飾鄭注紺緇黑之類也說文紺帛淡青揚赤色
攷工鐘氏云五入爲緇六入爲縑注染縑者三入而
成又再染以黑爲緇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

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縑矣按說文無緇字有纒字云帛
爵頭色一曰微黑色如紺纒淺以即緇字又縑帛黑
色也素白致縑也釋名縑滓泥之黑色者曰滓此色然
也素朴素也已織則功用不復加功飾也縑今之縑絲
絹釋名縑兼也其絲細數兼于布絹也說文縑并絲縑
也紉卽今之輕炁絹釋名紉煥也細澤有炁煥煥然也
說文紉素也綺卽今之等文綾釋名綺欹也其文欹斜
不順經緯之縱橫也說文綺文縑也縑卽今之漏地紗
釋名縑粟也其形足足而踈視之如粟也說文縑細縛
也西京雜記云霍光妻遺淳于衍散等綾二十五匹綾

出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天官內司服云素沙鄭注
今之白縛也釋文引聲類縛今作絹按古無紗絹字止
作沙縛耳急就篇綌紵縕臬裏約纏注織紵爲布及疏
之屬也方言東齊以布帛之細者曰綾按織紵謂以苧
麻織之布亦有文故以綾比之說文綌綌繆也紵大絲
縕也字林紵引也按此又借帛名它用也說文羅以絲
罽鳥也鞞履後帖也重文緞或从糸按今皆借爲帛名
也

文王左傳傳周文王之法曰有亾荒閱所以得天下也
公羊傳亦言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自周公作周
禮而法於是大備秋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
贊司寇聽獄訟以此三法者求民情而施上服下服之
臯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皆以木鐸
徇之於朝書而懸于門閭司約掌萬民之約劑治神之
約爲上治民治地治功治器治摯之約次之大約劑書
宗彝小約劑書丹圖士師掌士之八成曰邦汭邦賊邦
諜犯邦令擣邦令爲邦盜爲邦朋爲邦誣小司寇以八
辟麗邦法附刑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

議賓之辟按此周之盛時所用其後穆王髦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故左傳云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刑皆叔世也極言其流弊也厥後列國亦自造刑管子云周鄭之禮移則周律廢矣又七法第六注謂則象法化澁塞心術計數按此七法之目也漢地理志云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民以禮義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相傷以穀償相盜者沒入爲其家奴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是以民不相盜無門戶之閉今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師古曰八

條不具見左傳定九年鄭駟歎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史記云楚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它如左傳襄九年宋使樂遄庀刑器注刑書昭六年鄭人鑄刑書昭七年楚芊尹無宇曰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辜所以封汝也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遂鑄范宣子所爲刑書焉此列國之刑也晉志云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誤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盜賊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佻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逾制爲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

皆臯名之制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
參夷盜誅之臯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廢戶三篇
合爲九篇此漢律之原也

